

# 循着花香来

熊燕

周末回家，看到老爸又站在阳台发呆。阳光透过纱窗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他日渐消瘦的身上，显得落寞又孤单。他面前，那盆月季开得正盛，花瓣层层叠叠，像一团煨烧的火焰。

我走过去轻声问：“爸，想啥呢？”

他伸手指了指月季，嘴角扬起笑意：“当年你妈到我家来相看，前后院转了一圈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闹得我心里七上八下，以为她没看上我……”说着话，他眼里的光就亮了起来：“可没过几日，你妈又来了。这回挑着一对箩筐，里面花团锦簇的。她放下扁担，第一盆搬下来的就是月季，开得可艳了。然后是：太阳花、菊花、绣球花、大丽花、凌霄花、牵牛花、茉莉花、栀子花、风雨兰、百日草、飘香藤……她一盆一盆地往外拿，摆了满满一地。”

我忍不住笑：“爸，您记性可真好。”“能不好吗？”他瞪我一眼，“那些花儿，我和你妈一起伺候了好些年。后来搬了几次家，你妈别的东西可能会落下，花却是一盆没少地跟我们走了。臭丫头，你打什么岔。”

老爸嗔怪着，望着月季的眼神里满是温柔。顿了顿，他的声音却缓下来：“你妈性子直爽，半点不矫情。放下箩筐就指挥我将花移栽到院子左前方，边栽边数落我，说这么大一个院子空荡荡的，连朵花都没有，也不知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日子的？我当时还不服气，心里想，有花就是过日子了？能吃还是能喝？”

老爸轻轻笑了一声：“可等全部栽完，我直起腰回头一看：哟！那一大片花红红绿绿的，风一吹，花枝摇头晃脑的，花香淡淡地往鼻子里钻。我的心顿时就舒坦了，神清气爽。那时我就服了，服得五体投地。难怪人家说，家里有个女人，才像个家。”

难怪街坊四邻都说老爸是“妻管严”。我妈到他到哪，他们笑他是“秤不离砣，公不离婆”。我小时不懂，现在才明白，原来根儿扎在这儿呢。

老爸9岁没了父亲，12岁母亲改嫁，16岁当大队会计，18岁自己建了三间茅草屋，独自撑起一个家。妈妈嫁给他时，很好多人摇头：太穷了。既要拉扯姐弟，还要接济改嫁后过得不好的奶奶。不理解妈妈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么个人？有人问妈妈图什么？妈妈说：“穷不怕，我俩有手有脚，日子总能过好。何况他聪明啊，双手打算盘，又快又准，从不出错。”

老爸说，那些年日子虽然苦，可每天回家，一看到院子里开得灿烂的花，心情就好了；每天一睁眼，闻到花香，就觉得日子也没那么难。“你妈总说，看这花开花谢、花谢花开，就觉得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。”老爸每天陪妈妈浇水、剪枝，一养就是四十多年。

“我以为日子能一直这样过下去。”老爸的声音忽然低下去：“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可心里舒坦。你妈陪我过了苦日子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她过上好日子。可我没想到，好日子来了，你妈却不陪我走

下去了，而我也老了。”

老爸慢慢坐下来，目光落在那盆月季上，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：“有时候坐在这，看着看着，就好像你妈还拿着洒水壶在浇水，忽然回头冲我喊一句：‘老头子，你看这朵花，开得多精神。’”

老爸眼眶红了，我鼻子也酸酸的。

妈妈走后，老爸日日守着这些花。花谢了，他就一朵一朵收起来，晒干，装进玻璃瓶里，整整齐齐码在卧室的柜子上。我曾问他要这些枯花做什么，他摸着瓶子，轻声说：“你妈走了，如今只剩下这些花了。每天看着它们，就好像你妈妈还陪在我身边一样。”

那天傍晚，我陪老爸收拾阳台上凋谢了的花瓣，看着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，现在却只留一缕淡香，心里满是惆怅。老爸忽然说：“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，你一定要把这些花给我带上。”

我怔住了，心里一颤。

老爸抚摸着花瓣，眼里满是温柔：“你妈那么喜欢花，定会循着花香来找我的。”

风从窗外吹进来，花枝轻轻摇了摇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花会凋谢，但生命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凋零。就像这一盆盆花，一年一年地开，一年一年地落，可始终扎在土里，扎在那些一起浇水、一起剪枝的晨昏里。爸妈这一生，不曾说过一个“爱”字，可满阳台的花都替他们说了，说得很慢，很轻，一说就是一辈子。

## 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黑衣人听到房婷的喝声后以为中了埋伏，心中慌乱，黑暗中向着吕思的发声处连刺带挑地挥舞长剑。突听一声惨叫，吴克倒在地上。吕思抱住吴克，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。黑衣人听了吕思的呼喊，方知自己杀错了人，心中羞愧难当，大喝一声向吕思刺去，房婷身形如电，用剑将他的长剑挑开。黑衣人感到手臂酸麻，吃惊道：“你是何人，胆敢与我作对！”

房婷冷笑道：“你是什么狗东西，也配问我的姓名。看剑！”

黑衣人急忙挥剑格挡，两剑相撞碰出一个火花。黑衣人虎口被震得酸痛，手中长剑险些脱手飞出，他不敢再战，向帐篷外逃去。刚出帐篷就被文章鱼和赵宇上拦住去路，黑衣人惊呼道：“梅松三侠！”

文章鱼哈哈笑道：“算你小子有点眼力！”赵宇上叫道：“既然听说过我们的名头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。”

黑衣人冷笑道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今日你们仗着人多，我不与你们纠缠，改日我再找你们算账。”

月光如洗，文章鱼见黑衣人年约四十岁，方额大耳，一脸络腮胡子，心中对此人毫无印象，冷声道：“无名鼠辈也敢大言不惭，看铜！”说完将铜铜向黑衣人的头上砸去。

此时，秦苏子等人听到动静纷纷跑出帐篷查看，正见到黑衣人与赵宇上战作一团。他们一时之间也分不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，自然也不知道应该帮谁。秦苏子向吕思住处叫道：“田儿，克儿，你们还好吗？”

未及吕思回答，房婷冲出帐篷向秦苏子道：“什么田儿克儿的，里面死了一个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！”

秦苏子见房婷手持长剑从帐篷内冲出，又对自己如此说话，心中认定房婷是凶手，于是冲她大声喝道：“我与你拼了！”说完挥拳向房婷打去。

秦苏子的武功在房婷眼里与孩童嬉戏差不了许多，她也不躲闪，伸出左手抓住秦苏子的手腕道：“你这老儿怎的如此糊涂，杀你徒儿的是那个黑衣人，你不找他报仇，却来找我麻烦作甚！”

秦苏子闻言一愣道：“原来是我冤枉姑娘了，实在对不住。”

房婷松手道：“你们只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，就别跟着瞎掺和了，凶手交给我们来处理，你快去瞧瞧你的徒儿吧。”

秦苏子道了声谢，带着众弟子拥入帐篷，帐篷内的灯光亮起后，哭泣声也随之传出。帐篷外，黑衣人与文章鱼斗得难分难解。房婷向赵宇上道：“这黑衣人是什么来头，竟然与大师兄打成了平手。”

赵宇上道：“我从未见过这厮，小师妹你在这儿掠阵，我助大师兄一臂之力！”说完挥刀冲入战圈。

很快，黑衣人渐落下风，他在焦急地等待逃走的机会。文章鱼和赵宇上自然不会让他得逞，二人刀剑合璧，不给黑衣人留下一丝机会。

又斗了几个回合，文章鱼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反手一铜向黑衣人胸口砸下，黑衣人刚刚挥剑挡住赵宇上的弯刀，再要撤剑回挡已是不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突听“铛”的一声脆响，文章鱼的长铜被暗器击中，立时偏了方向，黑衣人见状，急忙施展轻功逃脱。

距他们五十余米处，有一个白衣少女向他们缓步走来，黑衣人迎上前去弯腰施礼道：“属下参见花海秘使！”

白衣少女冷哼道：“让你杀一个残废之人你竟屡屡失手，真是无用至极！”黑衣人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道：“属下该死，请秘使惩罚！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先起来，回去再领受家法吧。”

黑衣人起身站在她的身后。房婷一直冷眼旁观，心中在猜测白衣少女的身份。白衣少女缓步走到梅松三侠前站定，月光下白衣少女长身玉立，五官清秀无比。房婷心中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脱口叫道：“北斗帮，兹莫花海！”

来人正是北斗帮的秘使兹莫花海，她受刘启之命追杀吕思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## 书店和商店

曹立中

书店和商店，都是出售物品的地方，但却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场所。一个静谧，为人提供精神动力；一个流动，为人提供物质食粮。

走进书店，琳琅满目的书籍展现在眼前，人文、地理、天文、医药、科技等，但它只能满足我的一种需求，就是精神需要。它把各种视觉的、味觉的、嗅觉的都融为一体，在阅读中满足我的精神需求。

陆游说，“归志宁无五亩园，读书本意在元元”。书，是把人类文明的成果印在上面，静静地等待人们去发现、去吸吮，作为精神食粮充实人的大脑，从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，书店是静态的，寂静的。

走入商店，五花八门的物品展现在眼前。有满足吃的食品，有满足保暖的衣物，还有满足生活的日用品……空气中充斥着各种味道，展现着各种颜色。我在商店流连忘返，极大地满足了物质需求。

商店出售的是物品，是一个个看得见触摸到的物品，这里是流动的，吵闹的。

有位朋友退休了，感觉自己教书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要好好休息，每天吃好喝好，颐养天年。可是一段时间后，他却觉得极度空虚，虽然吃饱吃好了，但精神极却匮乏了，时间久了，人也萎靡不振，打不起精神来，身体渐渐地也出现了状况。

后来他发现，光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是不够的，人还是要有精神上的需求。这位老教师开始练习书法，一段时间后，参加了比赛并获得了奖励，从而又打起了精气神。

我常常想，书店出售的书，只能是满足精神上的享受，商店出售的多样物质，提供给人类使用和享受，精神和物质，哪个优先、哪个更重要？

孟子说，鱼我所欲也，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

其实说起来，书店和商店在生活中两个都重要，都不可缺少。就像人的两只手，左手和右手哪个重要，显而易见，都很重要，离开了哪一只手，舍弃了哪一个，人体都是不完整的。

生活中，物质和精神都是不可缺少的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了人类创造的财富。因此，书店和商店都重要，都是人类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必需品。